

算學科本學期教學用書

初級中學
1 年級 傅種孫編初級混合數學第三冊
2 年級 同上 第四冊
3 年級 同上 第六冊 王育黎編講義

科範師	高中			普通		第一		第二		第三	
	部一第			部一第		部一第		部一第		部一第	
2 年級 Smith & Gale-New Analytic Geometry.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2 年級 Hawkes-Advanced Algebra.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2 年級 Hawkes-Advanced Algebra.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2 年級 Hawkes-Advanced Algebra.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2 年級 Hawkes-Advanced Algebra.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2 年級 Hawkes-Advanced Algebra.	1 年級 Wentworth & Smith-Plane & Solid Geometry.

特載

中國文化史

新會梁啟超講述

社會組織篇

第七章 鄉治

宋則呂大防及其昆弟大臨等，作藍田呂氏鄉約，行之而大效。朱熹復增損約文，廣為傳播，後此言鄉治者多宗焉。其精神注重教育及患難之周恤，於地方行政及生計事項無所及。

呂氏鄉約有四綱：一德業相勸，二過失相規

，三禮俗相交，四患難相恤。朱氏增損本全見朱子全書卷七十四。前兩綱雖舉若干德目，第三綱述最普通之交際禮節，第四綱分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評枉，貧乏，凡七條，務舉互助互救之實。

明王守仁撫江西，所至教民立鄉約，其約蓋增損呂氏本而去其繁縟禮文，加入公斷，防盜，及禁止重息放債等事項。

看王文成全書卷十七南贛鄉約。

此外義田，社倉，社學，宋明以來，所在多有。義田主恤貧，社倉主救荒，社學主教育。成效如何則存乎其人。

義田創自范仲淹，社倉創自朱熹，社學起原待考。

鄉治之善者，往往與官府不相間，肅然自行其政教。其強有力者且能自全於亂世，盜賊汚吏，莫敢誰何。例如吾粵之花縣，在明末蓋為番禺縣屬地，流賊起，其民築堡自衛，清師入粵，固守不肯剃髮，不許官吏入境，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覺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一切獄訟，皆自處理，帖然相安。直至康熙二十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為置縣曰花縣。斯可謂鄉自治之極效也已。

此事始末，清代官書皆削不載，但言昔為盜窟，康熙二十一年盜效順置為縣而已。然吾鄉父老類能言其事。吾幼時聞諸先王父，蓋有明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為之計畫主持，二老臨終語其子母復固守，民從其言，乃納土，距清之興三十餘年矣。先王父尚能舉二老姓名，惜吾已忘之。曾見某筆記中亦約略記此事，今亦不能憶其書名，容更詳考。

大抵吾國鄉治，其具有規模可稱述者頗多；特其鄉未必有文學之士，有之亦習焉不察，莫或記載，史家更不注意及此，故一切無得而傳焉。以吾三十年前鄉居所親聞，吾鄉之自治組織，由今回憶，其足以驚人懷思者既非一。今述其梗概，資後之治史者省覽焉。

吾鄉曰茶坑，距厓門十餘里之一島也。島中

一山，依山麓為村落。居民約五千，吾鄉民約三千，居山之東麓，自為一保，餘余袁莊等姓分居環山之三面。為二保，故吾鄉總名亦稱三保。鄉治各決於本保。其有關係三保共同利害者，則由三保聯治機關決之。聯治機關曰「三保廟」，本保自治機關則吾鄉氏宗祠「墨繩堂」。

自治機關之最高權，由墨繩堂子孫年五十一歲以上之耆老會議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監生以上）亦得與焉。會議名曰「上祠堂」。（聯治會議則名曰「上廟」）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決之。

墨繩堂置值理四人至六人，以壯年子弟任之。執行耆老會議所決定之事項。內二人專管會計。其人每年由耆老會議指定，但有連任至十餘年者，凡值理雖未及年亦得列席於耆老會議。

保長一人。專以應官，身分甚卑，未及年者則不得列席耆老會議。

耆老及值理皆名譽職。其特別權利只在祭祀時領雙胙及祠堂有議飲時則入座。保長有俸給，每年每戶給米三升名曰「保長米」，由保長親自沿門徵收。

耆老會議例每年兩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會主要事項為指定來年值理。秋祭會主要事項為報告決算及新舊值理交代。故秋祭會時或延長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發生，即臨時開會。大率每年開會總在二十次以上。農忙時較少，冬春之交最多。耆老總數常六七十人，但出席者每不及半數，有時僅數人亦開議。

未滿五十歲者只得立而旁聽。有大事或擠至數百人。堂前階下皆滿。亦常有發言者，但發言不當，輒被耆老呵斥。

臨行會議其議題，以對於紛爭之調解或裁判為最多。每有紛爭，最初由親友耆老和判；不服，則訴諸各房分祠；不服則訴諸墨繩堂。墨繩堂為一鄉最高法庭，不服則認於官矣。

。然不服墨繩堂之判決而與訟，鄉人認為不道德，故行者極希。（未完）

百部字典草案

國文部 郭寶鈞 畢業

緣起 (續)

一 同位之字，仍以筆畫繁簡為序，簡者居前，繁者居後。
一 同畫之字，亦以除去偏旁後之首筆為序。如木部五畫，先柎柯等字，一次神柳等字，一次柱柁等字，一次柏柳等字，最後柅柅等字。乙其分界處均以一一、乙等號，標於上額，一望可知。
一 判斷首筆之法，本書約定為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中後旁，先橫後豎，但疑似之首筆，至多不多二種，如遇不能判定者，可向他筆中檢之一。
一 有一字可入兩部者，本書定例，從上不從下，從左不從右，從外不從內，疑則兩見之。如籍字不入馬部而入山部（從上也）酒字不入西部而入部（從左也）問字不入口部而入門部（從外也）布字則一巾兩部俱收之，以免誤檢。
一 本書以改良檢字法為職任，註釋方面，暫依通例。首國音，次字義，祇求明了，不尚繁征。除無註不明者外，概不引用經典。
一 贅言 編輯既竟，用輩中頗有以破壞六書相難者，吾應之曰：「現行楷書，點畫撇捺，早非篆文之舊。彼舊字典併說文五百四十部為二百十四部，而以燕入火，以申本電入田，既已不合六書矣；今何不可再為簡約乎？況學者因字義不明，始有事乎字典。若六書已通，則何須茲編耶？故字典體例，宜一以便於檢查為主。不得與文字學相提並論。」世仍有以前說難余者乎？吾將以是解嘲！
一 本檢字法有發明權，未經著者許可，不得照此式排列 一九二六，二〇，著者識。

附屬中學校一覽發

刊詞

林礪儒

吾國興學之初，由政府頒行定章，巨細備至，舉國共遵。此制肇於清末，民國仿之，督學者

持法以衡，任教者奉令以應，鮮獨出心裁，而無大出入，於開創時未嘗非一得也。遠民國五六年，國中研究教育之機已動，各校漸有零星通融以期適應者。我教為全國實驗中學之一，部章之限固寬，而負責驗研究之責甚大。十年以來，舉凡教材之選擇，學級之編制，教授訓練之實施，皆悉心考究，期不悖乎學理而適於實際。稍見不適，輒行改訂，校章坐是日趨於流動，苟非屢經試用認為妥當者，皆作為暫行而徐察其效果。積之日久，各項章程，皆成零星記錄而無刊本，取其便於變也。

十一年，國內學制改革之聲四起，「三三」四二「二四」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教乃決計諸實驗，採「三三制」。惟事屬草創，無所依據，所有學科課程，皆自行酌定。是年秋，新學制公布，寥寥數條，於各級教育，僅定其年限而不及辦法。然制度既更，曩之部章多形枘鑿而向之以部章畫一之全國學校，至是幾盡失其圭臬，勢不得不出於創造矣。兩三年來，私人之研究，團體之討論，多可參考，而難衷一是。各校展轉相師，彼此互證，銳進者方肆力於宣傳，而穩健者又惑於則效。吾儕益覺實驗之匪易，各項暫行規程，恒隨時修改，不敢憚煩。各校來索簡章詢辦法者，雖絡繹不絕，然必告以實況，信疑並存，未嘗有所虛飾也。

十四年春，我教實施「三三制」將滿三載，計迄暑期，則初級畢業者已四班，原有舊制各班亦皆畢業，自後全校悉為新制。會議作一度週顧，集歷年實行之各種方法，分別審查，斟酌損益，以畫一段落。前後會議凡二十次，閱五月而竣事。計有本校組織大綱，學則，課程標準，訓育實況，體育實況，各項細則，各次圖表等七種，彙成一冊，此我教十年來教育實況之第一次結集也。此中所載，皆為實錄，雖未敢信為定章，而條理相具，此後隨經驗之進展而行損益，當較便於彙之零星記錄矣。

竊惟教育雖可有普通妥當之原理，而實際問題則無一非具體者。事實之個性，猶兒童個性之不可畫一視也。曩者部章統一時代，弊即在蔑

視各地各校之事實個性。今政府既反乎曩之畫一政策，除規定修業年限外，一切皆任各校之自由，吾儕教育者誠快然游及有餘地矣。惟當教育思潮湧之今日，海外新法日叩吾門而眩吾目，吾儕之運用既可自由，則思想尤貴獨立，態度尤應審慎，庶不蔽於偏見而崇於偶像。非然者，是市脫法令之桎梏，而又自歸以「設計」而自劃以「道爾頓」也。奚取焉？此冊所錄，皆對我校之事實而立法，雖不敢必其盡適，而竊以是自勉，閱者幸察焉！且吾聞樹人之理至賾，其術至難，吾儕雖盡力以求，而貽誤處諒不鮮。然則此所錄者，與其謂之「績」不如謂之「業」也，宣傳云乎哉！

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信宜林福儒誌

江浙旅行記 (續)

第七節 蘇州概觀

王桐齡

一 蘇州城

蘇州本春秋時吳國都城，吳王闔閭，夫差，憑藉此處為根據地，與現今兩湖境內之楚國，浙江境內之越國爭霸。秦、漢置會稽郡，後漢置吳郡，隋置蘇州，宋為平江府，元為平江路，明改蘇州府，清為江蘇巡撫治，分吳縣、長洲、元和三縣、民國成立，裁撤江蘇巡撫，移省長於江寧，併三縣為一縣，統稱吳縣。置蘇常道尹於此。其地東界崑山、南界吳江、西南臨太湖、界浙江之湖州、北界常熟、無錫、太湖內東西二洞庭山，為舊太湖，靖湖二湖地，今日之吳縣，實兼清末五縣縣之地。城西，南二面臨運河、北臨滬寧鐵路、交通極便利。城周四十五里，高二丈八尺，厚一丈八尺，南北長、東西窄、為長方形，居民稠密、商業繁盛、人口號稱五十萬、甲第雲連、生齒之繁，實在江寧以上。城之四周有門六、東面有二、北曰葑門、南曰葑門。西面有二、北曰閶門、南曰葑門、西南角曰盤門，北面曰齊門。閶門內外商業最盛、火車站、輪船站皆在閶門外。盤門外為商埠、有日本租界。

二 蘇州之建築

蘇州建築略似杭州、惟舊式瓦房較多、新式洋房較少。江浙小家庭、多係前後兩三間鈎連搭成、前後有門窗以通空氣、極深遠、以禦夏天之暑氣、余所見杭州城外之閘口、蘇州城外之山堂街、皆其代表也。

三 蘇州之道路

蘇州城內道路皆用小石砌成、然頗修整、不似南京之崎嶇。惟異常狹窄、寬不逾丈、有時兩輛洋車不能對開。城外亦多小石路、惟閶門、葑門、盤門外有馬路。城內外河流甚多、橋梁之數逾五百座、多用大石砌成、中間有石級、車行甚不便、故人力車上下橋時、乘車之客、須下車步行。新式之橋多用洋灰、塞門德土、鑲成、無石級、但比較尚居少數。

四 蘇州之交通機關

蘇州之交通器具分四種、一船、城內外多用之、二人力車、三小轎、城內外多用之、遊山者亦間用之、人力車之構造、與南京、杭州者略等、遠不如北京人力車之安適。小轎皆二人肩輿、遊山或行遠路時：則用三人輪流擡之。四驢、城外多用之。汽車、馬車雖亦有、但數目絕少、固因街道狹窄使然、而前清官吏出門，必先驅逐行人，號為淨街、實亦不得已也。

五 蘇州之飲食

蘇州之飲食略同於南京、惟粥之種類甚多、味甚美、有專門粥舖、兼賣點心。

六 蘇州之民風

蘇州婦女，纏足者甚少、跣足者甚多、勞動之婦女多穿草鞋、雖擡山轎者、亦有婦女。大多數身體較北方人矮小、然足下頗能着力、故亦能任重致遠。

江浙天氣潮濕、容易得脚氣病、故多跣足不著襪。中流以下之婦女亦如此、故多穿褲腿褲。北方天氣冬季嚴寒、又婦女纏足者多、故一律穿扎腿褲也。中國北方人所穿之襪，多不開口、偶有開口者，亦在後面、大體與日本式同也。南方婦女所穿之襪，多在前面開口。

南京女子容貌端正、蘇州女子容貌秀麗、平均皆美於北方人。然南京女子語言微嫌生動、蘇州女子態度微嫌輕佻、是為美中不足之處。日本女子與中國江南女子皆以秀麗著名、然日本女子面帶桃花或櫻花色、江南女子面帶秋葵或菊花色、老大病夫之國、婦女亦滿面病容也。惟江南女子身段苗條、日本女子身段粗笨、江南女子舉動輕巧靈便、日本女子舉動有時微嫌拙滯、二者皆有美中不足之處也。

蘇州語言圓轉流利、如鸛鴨燕語、帶女性太重、宜於市囑不宜於鬚眉、宜於說情話、不宜於演說。蘇州白話文、無用之語助辭、無漢字之音太多、宜於寫情書、不宜於作講義、或語錄。

江浙茶館非常發達、每日自朝至夜、座客常滿、可以喝茶、可以吃點心、可以吃飯、可以打牌或下棋、其最方便者、有有理髮之設備、或由澡堂兼代。至於每茶館中、必有賣口技者說書、或校書唱曲；更為當然之事。蘇州城內名流、巨紳、豪商、每多赴茶館消遣、習以為常、在社會上不以為怪、不似北京之茶館、每日出入者、僅限於勞動界也。

江浙一帶迷信頗盛、壯年男子多帶單耳環、間有帶雙耳環或鼻環者。

七 蘇州杭州之比較

蘇州山明水秀略等於杭州、山不及杭境之高且多、而河流湖泊之豐富則遠過之、太湖面積、較之杭州西湖大逾一倍、其餘若城東北之陽澄湖、城東之金雞湖、獨墅湖、城東南之尹山湖、鏡湖、城南之石湖等；皆較西湖面積、大逾數倍乃至數十倍、然其聲價不及西湖之高、遊人不及西湖之多者；因西湖與杭城接連、而山在湖外、蘇州城西有上方、天平、靈岩諸山、而太湖反隔在山外、其餘諸湖、皆距城數里口至數十里、無一與城毗連者、以致大多數遊湖之客、不能兼遊湖、殊可惜也。杭州之山、將城與湖圍在一處、蘇州之山、將城與湖截作兩段、天然之殺風景、人力不能與之爭也。杭州街道寬闊、畧同北京、南京、蘇州街道狹窄、畧同濟南、武昌、杭州規模闊大、

頗似大家閨秀、蘇州規模狹小、猶似小家碧玉也。

附錄吳門雜詠

楊學基

岩桂香飄艷素秋
洞簫吹出山頭月
兩岸輕煙半未收
銀燭高烧水榭明
木蘭舟上又吹笙
萬頃玻璃映夕陽
行春橋畔水雲涼
霧縠衫輕絢扇薄
捲簾低喚賣花郎 (未完)

對馬克思派談國家主義的教育

許與凱

最近所謂馬克思派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教育家大打起見來，按我看來，大可以不如此。這一篇是由馬克思學說的見地說明國家主義教育的根據，不知道雙方看過之後以爲何如？

一 教育是工具

一切思想，主義，制度都是解決某個時期，某種問題的工具。教育自然也是如此。如若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教育，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教育不過是用以維持或應付某種社會的一種工具。社會因爲經濟，政治……等關係，天天的進化不已，教育的目的，方針，制度，方法也隨着變化不已。我們研究教育上某種主義或某種制度，方法萬不可忽略產生或實行這種主義或制度，方法當時的社會情形。

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下便有忠君報國主義的教育。在夫權父權的社會下便有孝子節婦主義的教育。在「大日耳曼」(大斯拉夫)……社會之下便有軍國主義的教育。我們再向上說一說，在中世紀的僧侶當權，社會之下便有所謂「經院哲學」的宗教教育。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社會之下便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在貴族政治的社會之下便有「辟雍」「泮宮」……式的教育。在「聖天子垂拱而天下治」的社會之下便有八股，試帖詩的忠民主義的教育。宗教革命後歐洲的教育一變。法蘭西大革命後歐洲的教育又一變。及至近代，勞動運動

發生而教育上的新變化又在醞釀中。由以上種種，完全可以證明，教育上的主義，或制度，方法，是隨着社會情形的變化而變化的。我們不要說忠君報國主義的教育不對，我們祇能說，以現在社會的眼光來觀察忠君報國主義的教育是不對。在君主專制政治的社會之下，自然，也是當然，要產生這種主義，因爲這種主義的教育，可以供給那種社會的需要，維持那種社會的治安。到了現在我以爲，以下的結論是可以決定了：

「教育是一種工具，用以供給當時社會中的要求。」

我們一定要記住：教育上的主義，或制度，方法，是時時改變的。沒有一種主義或制度方法可以在無論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都可以實行。我們要特別小心，萬不可不問社會的情形而妄自鼓吹或毀謗一種教育上的主義或制度，方法，教育上的主義或制度，方法的好壞，都要看他能否適應或供給當時社會的要求，或能否解決當時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

二 唯物史觀與教育

在前一段，我引了許多事實，已經足以證明「教育是工具」了。但是我太膽小，因爲我自己是人微言輕不足以使人相信的太多，所以現在再請一位齒德兼優的大人物來爲我作証人。這位大人物是誰。就是名震中外的「唯物史觀」先生。這位先生是我幾年來的嚴師益友，他可以幫我的忙，再把「教育是工具」的道理更具體的證明一回。

談到「唯物史觀」這位先生，早已經震聳了諸君的耳鼓。不過，這位先生而貌生的太不好，並且被他人人在面上塗了許多大綠大紫，勾成了一大花臉，所以我們一想到這位「唯物史觀」先生便聯想到一個青面紅髮，巨齒獠牙，殺人不要眨眼的惡魔。其實這位先生並不真是如此。爲免除誤會起見，在引導「唯物史觀」先生上台之前，先說幾句介紹辭。

科學家以爲宇宙間各種現象都不是亂七八糟，隨便便發生的，中間都有因果關係，並且都有一定的原則可求。無機世界是如此，生物界

也是如此。在生物界中最重要的問題便是進化原則。尋找這個原則，總其大成的是達爾文。達爾文告訴我們：一切生物的進化都是適應環境，依着「適者生存」的原則以爲盛衰消長。達爾文的「進化論」供獻當然是很大，聲名也是不小，不過他所研究的是生物全部進化的原則，人類的特別情形未曾顧到。馬克思便一肩擔當這種工作。據他的發現：人類的進化是以經濟爲中心。一切政治，法律，宗教，藝術……都是隨着經濟的變動而變動。這就是我所介紹的那位「唯物史觀」先生。唯物史觀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不過是關於人類進化原則一種學說和達爾文進化論的地位和價值是一樣的。

現在我便可以請「唯物史觀先生」來作我的証人了：據馬克思說，一切社會上的變動都是隨着經濟的變動而變動。教育自然也不脫了這種原則。經濟時時的變動不已，社會的各種制度也變動不已，教育自也要變動不已。所以教育是時時改變的。他的改變，骨子裏是隨着經濟的情形。教育上的主義或制度方法不是永久不改的，不過是用以供給某種經濟狀況下社會要求的一種工具。

我們從歷史上觀察，過去事實誠然是如此。在游牧狩獵的經濟時代，部落酋長政治之下所需要的力量，是應付自然界的直接經驗所以當時的教育不過是由母親口裏或行動上直接獲得的經驗教育罷了。到了小農業經濟時期，貴族階級握有政權，經濟政治都在少數人手中，也唯有少數人需要知識，所以教育也爲貴族一個階級所獨占。中國的「士之子恒爲士」斯巴達雅典的「自由民教育」都是很好的實例。到了手工業的經濟時期，政治上君主專制或是教皇專制，當時教育也就變成了「忠孝節義」或教會獨占的教育。產業革命以後，大機器工業造成近代第三階級的共和政治，在這種經濟政治之下，各個人都需要知識，便生出平民主義的教育。到了最近數十年間，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極點，由工業金融的特別發達造成了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因而也就生出所謂軍國主義的教育。俄羅斯革命以後，勞動階

級的政治運動勃起，遂又有最新的「勞動階級文化運動」發生。歐洲無產階級的學者正大聲疾呼：「我們不要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教育了！我們要提倡我們自己階級的蒲勞勒克魯特(Prolet-cult)！」(參看 Eduard & Cedar Paul 所著 Prolet-cult-proletarian Culture)

我們由唯物史觀上，也就是由人類進化原則上，可以看出來教育是可以隨時改變的一種應用工具。(未完)

經濟觀的教育史

第一章 導言——作者對於經濟史觀之貢獻(續)

Hermann Gorter 在他的有名的唯物史觀裏說：「唯物史觀，決不能把他看作只有一個無論什麼歷史上的問題都可以裝得進的形體。我們還得要從事研究。如果我們要了解爲甚麼一個階級，一個國民，有他的一定的一個想法，我們就不要說，『是的，生產方法是怎樣，所以就產生了怎樣的的思想，』如果我們這樣想我們就時常要受迷惑了，」(第十二章，結論)他既然用不少精力，証明了科學，法律，政治，宗教，哲學和藝術都是隨着生產關係的變遷而變遷，而堅決地說：「我們發見了有許多完全單純的，普通知道的，而且爲全階級全民衆在自己周圍所能看見的極大實例的存在，……這些實例在他廣大範圍以內都是有

效的，所以這個唯物史觀的真確也就証實了。『這樣相信這個學說，但還諄諄地指示我們『我們還得研究，』我們那裏可以糊糊塗塗接收這個學說呢？』

要把經濟史觀的價值充實，只有把牠拿來向各種社會生活去試。在各種浩瀚的社會史內，盡量找出經濟的原因。有那種經濟現象，那種社會生活起了什麼變化與之相應，這全恃乎實証。就是要把經濟史和各種社會史——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等一頁一頁地對照，搜出其關係在那裏，並其相關度有多少。這種工作有兩種用途，第一可以避免經濟學說的濫用，第二把各種社會史實都可以用經濟的線索理出一個系統來。(未完)